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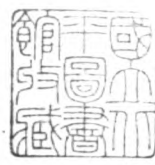
剡川姬氏
戰國策

本

讀未見書齋重雕

魏氏注

燻國策
本



戰國策自劉子政校定至宗嘉



多散佚今所傳者皆出曾南豐手校

本高氏注隋時止存廿一篇今屋

存十篇以高注呂氏淮南相校

頗有餘者之殊似十篇注當非是

本也自鮑彪注盛行莫辨高氏

注又擅易篇次好古者病之唯刻
川姚氏本刻於紹興十六年
板勤精審最爲藝林所珍近
雖重槧揚州而於文句可疑
者往往轉取飽本羸入殊死
不知蓋闕之義黃居冕堯圃

乃取家藏宗槧本重銀鈔堅
木行款點畫壹仍其舊其中
烏焉魚豕審知謬躋者別爲
札記綴于卷末而不敢移易隻
字吳正傳所云存古闕於考
七於堯圃見之洵書城中快

事也伯聲跋疑塾惡為武后造字予
謂劉校高注在兩漢時斷無此等
近部別字而六朝人喜造新體如
先人為老巧言為群之類一忠
當因草書亞字相似付會成
之陸德明論語釋文惡而見皆

云古亞字則非昉于阿武矣韓朋
印以仲修。与用聲不協者亞
棚之誤隸書多似用故棚誤為
修棚用本一字用与憑聲相
近故亦稱特憑矣尋釋之次
偶舉二事質諸蒐圃願者以教

家也。蔡氏仲冬竹汀錢大昕序。



黃君堯圃刻姚伯聲本戰國策及所撰札記既成屬
廣圻為之序爰序其後曰戰國策傳於世者莫古於
此本矣然就中舛誤不可讀者往有焉考劉向叙
錄云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是向書初非不可讀者
也高誘即以向所定著為之注下迄唐世其書具存
故李善司馬貞等徵引依據絕無不可讀之云逮曾
南豐氏編校始云疑其不可知者而同時題記類稱
為舛誤蓋自誘注僅存十篇而宋時遂無善本矣伯
聲續校摠四百八十餘條其所是正亦云多矣但其
所萃諸本既皆祖南豐又旁採他書復每簡略未為
定本尚不能無劉原父之遺恨耳厥後吳師道駁正

鮑注用功甚深發疑正讀殊有出於伯聲外者矣今
堯圃之札記雖主於據姚本訂今本之失而取吳校
以益姚校之未備所下己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未備
也凡於不可讀者已稍通之矣後世欲讀戰國策
舍此本其何由哉廣圻於是書尋繹累年最後於叙
錄所云臣向曰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
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者恍然而知戰國策實
向一家之學與韋非大史公諸家牴牾職此之由無
足異也因欲放杜征南於左氏春秋之意撰為戰國
策釋例五篇一曰疑年譜二曰土地名三曰名號歸
一圖四曰詰訓微五曰大目錄私心竊願為劉氏擁

篲清道者也高注殘闕艱於證明粗屬草藁牽率未
竟他年倘能通稽載籍博訪通人勒為一編俾相輔
而行未始非讀此本之助也諗諸堯圃其以為何如
嘉慶癸亥十一月元和顧廣圻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錄

東周第一

西周第二

秦一第三

秦二第四

秦三第五

秦四第六

秦五第七

齊一第八

齊二第九

齊三第十

齊四第十一

齊五第十二

齊六第十三

楚一第十四

楚二第十五

楚三第十六

楚四第十七

趙一第十八

趙二第十九

趙三第二十

趙四第二十一

魏一第二十二

魏二第二十三

魏三第二十四

魏四第二十五

韓一第二十六

韓二第二十七

韓三第二十八

燕一第二十九

燕二第三十

右定著三十三篇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
 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
 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
 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
 齊為立如此字字一本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
 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
 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
 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
 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集曰下周室自

宋開鈔補

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
 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
 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
 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
 思其德下及劉作其德下及曾作德下及錢作康昭
 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
 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
 伯之後時君雖无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
 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
 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集作以相一
 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

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弃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錢劉同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錢集作立為強是以傳一作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

宋闕鈔補

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

曾集作巧

劉作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

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弃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集曾字蘇秦結錢劉結下之時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

戰國策目錄
三
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
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
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
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
侯一本下字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
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
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
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
骨肉相踈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
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

宋闕鈔補

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
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
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
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脫字故其謀扶急持
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錢革下有亦字救
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
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
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
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
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
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
之中續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
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
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鵠集鳥飛兔興馬逝集
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集
作鳧逝作鳧離然止可至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本
得上有凡一鼎而字鼎而作而鼎九萬人輓之九九
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

宋闕鈔補

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
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
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為何如對曰宜陽必
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
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眾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
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
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
陽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柰
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為執圭官為柱國戰而勝
則無加焉矣集劉錢曾作耳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

戰國策一

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中慕公之為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

集本改作謂韓王

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

宋闕鈔補

我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

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曾作誰往周集周君曰善乃止其

行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

惡續史記兩於秦史一作厭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

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

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

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

弗集一去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

聽於秦也

楚攻雍氏周張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謂

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

宋綱鈔補

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

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謂石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

以齊事秦必無處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是天

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

重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已也

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

毀人周文君免士集增一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

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

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

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眾庶成彊增積成山周君遂不免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

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對曰續韓非子文与一

本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宋開鈔補

或為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

趙之難子

曾本作子劉作子集本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

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

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

地於韓魏因以因徐為之東則有合矣周最謂金投

曰公負令

錢劉全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

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

秦盡韓魏之上黨大原西

曾錢集作西止秦之有已

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是

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

劉本作楚謂大梁造續商子作曰欲決霸王之

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之士為君爭於秦謂薛公曰劉本題起謂字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聽祝弗續史記作親弗注云人姓名索隱相引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也相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為後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為其國齊聽祝弗劉本題起齊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

宋闕鈔補

蘇厲為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故曾无必怒怒一作恐合於齊是君以合一作全齊與強楚吏產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續史記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興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於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秦趙皆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夫周最為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

之合也必陰勁曾集改勁作助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

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

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謂周最曰

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忘

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脩虛信為曾為下有物字

劉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不

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

齊而有變臣請為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為齊奴

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

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

宋闕鈔補

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獻之趙太

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

祭地為崇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子重

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於

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

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

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

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

欲矣

周共太子死續史記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徐廣有

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無一本

字何不封公子咎咎一作右而為之請太子左成左一作右謂

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不

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今楚王資資一作奉之

以地公若欲為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唐夫空

曰王類欲令若為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便劉作使

曾云恐作便於相國相國令之為太子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

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曾集劉國

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謂王聽東方之處秦必

重公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

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

喜西周大怒馮旦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馮旦

使人操金與書間遺昌他書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

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一本止一事久且泄自令身

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

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昭翦曰何

也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

公因宣言東周也以西周之於王也昭翦曰善吾又

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

秦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張疆也所以進兵者欲王

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為和出歸也是時張儀誘

楚懷王令召秦秦使質君令弊邑以此忠秦秦得無

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東國近齊南境者也楚王出

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思德齊使歸楚王而薛

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晉三卿韓

晉而君之故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

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秦攻魏將犀

秦遂進攻周伊闕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為周最謂李

兌曰李兌趙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止趙之上計莫

如令秦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眾必多傷矣秦

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

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

魏講也講和也而曾一作攻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

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

支猶拒也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君謂李若魏不講而疾

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疾

公子名也其里有大樗樹因號樗里楚王怒讓周以

其重秦客楚王懷王也游騰一曰頃襄王之子懷王

續後語謂楚王曰游騰周昔智伯欲伐公由智伯晉

子孫也由狄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由

卒亡無備故也晉廣大車也由貪大鍾之賂開道至

相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相歸蔡姬未絕蔡

不欲令蔡知故詐言誅楚也今秦者虎狼之國也秦欲吞滅諸侯

兼有吞周之意也吞滅使擣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

懼焉以蔡由戒之為戒也二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

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

一日之亡國錢劉一無國字而憂大王恐不斫其使一日之

土憂楚王乃悅也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雍韓別邑也楚攻韓圍

召兵及糧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蘇代蘇

於周也

患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

都高都韓邑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聽

也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公中韓公侈曰公不聞

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昭應楚將也韓氏罷於兵倉廩空

無以守城吾收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

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困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

矣今公乃徵甲及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

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者

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

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

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屈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

節不通其使節符也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

也弊破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

不拔雍氏而去謂有人謂周最姓名也不如譽秦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謂有人謂周最姓名也不如譽秦

王之孝也因以應為太后養地原周邑也太后秦昭王母也秦王

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公周最也

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犀武魏將攻趙取藺離石

祁者皆白起白起秦將也殺犀武於伊闕藺石本屬太原也是攻用

兵又有天命也是實也攻巧也白起助也今攻梁梁必

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

善射養姓由基名也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

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集劉錢無也字

養由基曰人皆劉錢下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

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左屈右善射法也夫

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已已錢劉善息少焉氣力

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

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

又以秦兵出塞過曾劉一作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

攻而不得前功盡滅滅沒也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楚兵在山南在周之山南也吾得將為楚王屬怒於周吾得楚將

也吾當為五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

得於境或猶有人謂周君也使太而君自郊迎今天

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泄猶使楚曰周君

所以事吾得者器必必一字無名曰謀曾集作謀楚王必

求之而吾得無效也王必罪之效致

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臨猶周君患之蘇秦

謂曾一作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屬猶至韓魏必

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

能守方城之外方城楚塞也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

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四國韓魏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布周臣也君使人告齊王以周

最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太公

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齊太公田常孫

氏為齊侯號曰太公函姓冶官名也因以為氏知鑄

冶曉鐵理能相劍太公不知其劍善故歸之而責其

買劍錢劍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雖願千金猶未盡

與越人字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函冶氏屬其

知其利獨今君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

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為君實立果果周太子也而讓之

於最以嫁之齊嫁也君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不買

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為周君謂魏王史記作曰秦

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南陽魏王何不出於河

南史記作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

為辭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請秦也秦將白起敗魏將犀武於伊闕遂進攻周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秦將白起敗魏將犀武於伊闕遂進攻周

於魏也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周君反見梁

園而樂之也梁魏惠王之都也畜禽綦母恢謂周君

曰温園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綦母恢周臣也温園今

在河內是時屬魏下猶減也此温園也梁園作反見魏王

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王臣為王有

患也患憂也周君謀主也周天子也故而設以國為王

扞秦扞禦也傳曰而王無之扞也言魏為周無臣見

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眾以攻南

陽南陽魏邑而兩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柰何綦母恢曰

周君形不利事秦而好小利形勢也小利今王許

成三萬人與温園成守也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而

利利錢私温園以為樂私愛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温園

之利歲八十金周君得温園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

金是上黨每患而贏四十金温園貢於魏王八十金耳

故曰是贏魏王因使孟卯致温園於周君而許之成也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曾下有謂楚王曰周必亡

矣利便也樊餘周臣也為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

亡二縣所以為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

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

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羊腸趙險塞名也山形屈

壁錢作狀如羊腸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也故易成之曰楚趙皆輕楚王

恐因趙以止易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

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

合於齊兵弊於周弊罷也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

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

令不橫行於周矣橫行東行

宮他謂周君曰宮他周臣也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

穀不熟曰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韓哀侯滅亡鄭邾

有錢劉字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所滅亡此皆恃援

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

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齊周最以為太子也齊進也周最為太子

周之子齊王令司馬悍劉一作悍以賂續一作地進周最於周左

尚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

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立也欲立誰為太子也令人微告悍

悍請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左尚以教司馬

地以此得尊寵之職

三國攻秦反三國魏韓齊也反還也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為西

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

聚以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犀武敗周使周集曾錢一無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

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為不能使矣臣願免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為秦所善且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且誅矣

戰國策卷第二

戰國策卷第三

秦一

高誘注

衛鞅亡魏入秦

衛鞅衛公子叔痤之子也痤仕魏相

可與為國者痤曰臣庶子鞅可也王不聽又曰王若不能請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也鞅由是云奔秦秦孝公封之於商曰公孫鞅也衛公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

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至猶大也公平無私罰不

諱強大諱由辟也詩云仲山甫不辟也賞不私親近猶私

曲法及太子太子卒黥劓其傅太子犯法刑之不赦

其傳刻其額以墨實其其年之後道不拾遺遺物在

拾民不妄取兵革大強革猶甲也諸侯畏懼然

刻深寡恩刻急也寡少也深重也言少恩仁也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

之一本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

劉作商君傳或作傳

也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

惠王孝公莅政有頃

蒞臨也有頃言未久商君告歸懼惠王誅之人說惠王曰大臣

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

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莫無是商君反為王大王

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謀

也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商君懼誅欲

之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窮而還一曰魏以其譎公

子印而沒其軍魏人怨而不納故還而下魏以其譎公

蘇秦始將連橫合關東從通之於說秦惠王曰大王

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利饒北有胡貉代馬之用

武也南有巫山黔中之限皆有塞險要也東有肴函

之固看在新安東固牢堅難攻易守也田肥美民

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關中

千里故田地勢形便攻之不可得守之不此所謂天

府聚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

之用兵法之教教習可以并諸侯吞天下吞滅稱帝

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奏事效秦王曰寡

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

可以誅罰文章旌旗文章青與赤謂道德不厚者不

可以使民厚猶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煩勞今

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儼然矜莊

寡人願以他日敬承之也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

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神農炎帝號也少典之

後語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蚩尤九黎民之

堯舜伐三苗堯舜皆國名禹伐共工共

官名也堯舜皆國名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

代紂紂為惡道文王伐之紂淫虐故武王伐之

相任戰而伯天下齊桓公小伯諸侯朝天子故曰伯

天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惡安古者使車轂擊馳

言語錢劉本相結天下為一擊一也兵車之轂比相

同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藏戰文士並飭飭一作諸

侯亂惑惑疑也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理治科條既備

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稠多濁上下相愁民無

所聊愁錢下君臣則民無所聊賴者也明言章理兵甲

愈起愈益辯言偉服戰攻不息息繁稱文辭天下不

治去本事未多攻文辭以相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

義約信天下不親不能使天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

死士死士勇戰縶厲兵效勝於戰場綴連也厲利也

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徒處安坐不

雖古五帝三王五伯劉錢無五明主賢

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勢故以戰續之續猶

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撞擊然後可建大

功立建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故強於內也威立於

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也制海

內子元元臣諸侯錢子愛也元元善也非兵不可傳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

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正皆兵之由也故服諸侯

非兵不可也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惛不

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

行也固必也必不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蘇秦之

破關中之橫使與趙同從從則相親也秦資用乏

絕去秦而歸陽也嬴滕履躋負書擔橐橐囊也無

底曰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狀有歸色也歸當終愧慙

耳歸歸至家妻不下絰嫂不為炊不炊飯也父母不與言蘇

秦喟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

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

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簡汰也練濯濯

陰符中奇異之謀以為揣摩揣摩定也摩合讀書欲睡

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

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昔年揣摩成曰此真可

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闕塞也見說趙

王於華屋之下華夏華屋錢劉作華山名抵掌而談

抵據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武安趙邑受相印革車

百乘革車綿繡千純純束白壁百雙黃金萬溢萬溢

也二十兩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約合關東六國

散關中之橫使秦賓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

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

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

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厚也夫賢人在而

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

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式皆用也當秦之隆隆盛黃

金萬溢為用用經轉轂連騎炫燿於道炫燿猶熾也山東

之國從風而服風化也使趙大重重尊也使天下諸且

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捲樞之士耳捲樞桑條假

伏軾搏銜橫歷天下徐勒也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

之口天下莫之能仇仇當一作抗將說楚王路過洛

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張施也

置也施樂置酒遠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地行匍

伏地行匍匐也四拜自跪而謝謝前不炊蘇秦曰嫂何

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

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不以為己子也富貴則親戚畏懼人

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信不可輕忽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秦惠王孝公子也蘇秦欺寡人

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欺詐也

趙固負其眾負恃也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

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約謀約

也俱上續李善引作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含懷吾欲

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武安子起秦將白起寒泉子曰不可夫

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墮壞也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

客卿張儀張儀魏人也仕秦以為客卿秦惠王曰敬受命受寒泉子之教

泠向謂秦王曰泠姓向名也秦臣也向欲以齊事王使一作攻

宋也使以猶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魏都大梁也宋在其

東若齊攻宋破之則大梁危不能復獲其安邑燕安邑在河東近秦秦可兼取故安邑王之有也

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割猶分也齊必重

於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

攻宋乎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故不言向言以秦王

自知之故不言道也張儀說秦王曰秦惠王也續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

不言為不忠知不可言利國安君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

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裁制也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小陽大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

西南以與秦為難難猶敵也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

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

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

虛悉其士民張軍曾作張軍聲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

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一本有也字其百姓不能死也

錢劉本無此七字曾集有其上不能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

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民不為盡節致死傳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此之謂

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無攻曾作有功無功相事也

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揚
 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
 也死生異也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奮勇也一可以勝
 十十可以勝百百可以勝千千可以勝萬萬可以勝
 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
 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
 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
 取所當未嘗不破也敵當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
 而甲兵頓士民病病困也蓄積索索盡也田疇荒墾不困也
 倉虛四隣諸侯不服威德不懷也伯王之名不成此無
 異故怪異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

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

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濟水清河河水濁濁河

齊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限難也長城鉅坊錢劉坊足以為塞

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

者萬乘之存亡也勝則存敗則亡也勝敗若此故曰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

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

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續史記引戰國策作五渚江南鄧楚都也

楚江南皆楚邑也荆王三奔曾作命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

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

強齊燕言穢軒以中劉下有陵三晉三晉趙也然則

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可使韓魏

而謀臣不為

不為此謀也

引軍而退與荆人和

和平也

今作一

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

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

志而軍華下

華下華山也

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

梁數旬

梁大梁魏王所都也

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

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

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

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

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伯

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

以成兩國之功

穰國穰侯相秦

穰侯魏人也治猶相也穰侯與秦而安魏故曰欲成兩

國之功也

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士民潞病於內

潞於內伯

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

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

不信地形不便

趙王都邯鄲無險固故曰不便

上非能盡其民力彼

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

野民曰氓

悉其士民軍於長

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

劉下有兵字

拔武

安

趙括封於武安增更字有君將趙四十萬眾拒秦當秦將白起坑括四十萬眾於長平下故曰武安當

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

臣上下君

貴賤不相信

貴謂卿賤謂

謂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

脩武踰羊腸

脩武趙邑也羊腸塞名也

降代上黨代三十

六縣上黨十七縣

代屬趙上黨屬韓

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

勞苦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曾下有反字為秦矣猶為

屬也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池池續作池以北

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

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

蠹害也挾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白馬津名

魏氏今魏郡縣也流灌也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從者山東六國從敗不成也

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而

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

之強伯王之業地劉作伯業也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

亡國謂趙也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伯不

伯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乃一作攻邯

鄆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却也退天下固量秦

錢本有之字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李下邑名在河內也大王

又并軍而致一作至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厚大也又交罷

却飛下固量秦一本有之字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

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

吾甲兵頓士民病頓罷也病困也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日負

困方曰倉虛不實有也本字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

也慮謀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

下可有也苟誠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

下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

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

號到牧野便剋紂故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

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劉無傷傷也智伯帥三國

之衆三國晉魏也以攻趙襄主於晉陽襄主趙襄子大夫稱主

策占北策著也北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何國可降而使為反間而

使張孟談張孟談趙襄子臣也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

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

功潛行私行兩國韓魏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

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

莫如也無如秦國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與天

下爭有臣昧死望劉作臣見大王言所以舉一本無破

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伯王之名

也成立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

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伯王

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

為謀曾恐當不忠者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子不予之魏

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言魏以秦兵戰死亡之而不

也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魏用

戰得反之則張儀有功於魏故張子不去秦張子必

高子高貴也子

謂甘茂也

得志得志於魏亦不反於秦也

高子高貴也子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

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錢云聞舊作問對曰

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三川宜陽也塞轅轅緱氏之口

當屯留之道屯留今黨縣魏絕南陽魏與南陽絕也楚臨南鄭

鄭今河南新鄭也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二周東周西周也

誅周王之罪周君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

器必出自知不可復救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

以令天下教令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錢本作此不令世之業也

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續云新序長字作倫字弊兵

勞衆不足以成名辟遠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

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

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曾錢劉遠無業字

矣顧反也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曾錢集本富國作國富

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

資者備而王隨之矣隨從也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

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

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

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

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

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

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

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謁周天

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
知云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二國周以因于齊

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禁止

也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宗也必不傷敗惠王曰

善寡人聽子司馬錯也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

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續新序作陳叔相蜀陳莊秦臣也蜀既屬

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厚大也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害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為

之請相於秦請使秦用樗里疾為相也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

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為請相

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斯言樗里

子言也張儀誣樗里疾以自解說也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

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彼謂樗里疾也秦王大怒樗

里疾出走走奔也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蠹害也種樹

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傷亦本漢中

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累憂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

多憂乎固必也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為一本無為字和楚楚

必畔天下而與王與王相親也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

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楚攻魏楚威王也張儀謂秦王曰秦惠王也不如與魏以勁之

與猶助也魏戰勝復聽於秦錢劉作魏戰必入西河之

外西河魏邑之外近秦故必以與秦也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取之河西

王用儀言取皮氏魏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

首戰勝威王犀首公孫衍也魏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之

外獻致也而與王今以與中與楚明天下

田莘之為陳軫說秦惠王曰陳軫夏人仕齊亦仕楚也臣恐王之

如郭君古文言號也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之

僑郭大荀息也荀息曰荀息晉大夫也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

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傳曰舟之僑諫而不從以

其其也適有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

存宮之奇大夫也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

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云云去適秦因

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尊號為王故曰自以為

為能害王者一本無者字之國者楚也楚智一本作知字橫一本有

君之善用兵用兵錢劉只一與陳軫之智秦將陳

軫夏人仕秦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也來必惡是

二人二人君陳軫也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

王怒而不聽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楚秦之

間一本本作馳走秦楚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

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

乎聽察也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

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

之人皆知之曰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孝已殷王高宗

戊丁之子胥忠乎錢劉無乎其君天下欲以為臣子胥

楚王大夫伍奢之子平王殺伍奢子胥奔吳為闔閭夫差臣諷符也賣僕妾售乎

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

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錢劉本忠且見棄吾不之楚

何適乎秦王曰善乃必之也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秦惠王也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

輸楚輸語也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

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

欲何之言欲何之適也請為子車約也對曰臣願之楚

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

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順從而明

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詭續後語其長者本

更有長者二字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

者死者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一本有取長

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

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

今楚王明王也而昭陽賢相也昭陽姓名也楚軫為

人臣而常以國輸楚王王劉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

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

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

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柰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

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

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
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
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
王楚何以欲為臣乎軫為忠一本更添忠字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
之乎集與此本同曾臣不忠於王楚何以為臣乎軫為忠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
然遂善待之

戰國策卷第三

戰國策卷第四

秦二

高誘注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

曲沃晉桓叔所封也在今弘農東三十五里道北曲沃城是

戰國時秦兼有之故齊助楚攻秦取之也

其後秦欲伐齊

伐齊報曲沃也齊楚之

交善

善猶親也

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權

子為寡人慮之奈何

慮計也

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

幣臣請試之

約具也幣貨也

張儀南見楚王楚懷王也曰弊

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

說敬也大唯儀之所甚

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

唯獨也願為王臣無弊邑之

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

齊威王也唯儀之甚憎者亦無

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

厚重弊邑也

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權猶是也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

令令善也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

絕齊絕齊塞也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

地方六百里商於秦邑若此齊必弱齊無援也齊弱則

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

以為利也曾一作己利錢劉一作利也德恩也楚

也利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

也宣編曰不穀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畢

賀畢陳軫後見獨不賀楚軫仕楚為臣楚王曰不穀不煩

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

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

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妄獨王

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

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曾錢劉何重孤國且

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

欺於張儀言張儀必欺王也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

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兩國秦也楚王不聽

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弭楚王使人

絕齊使者未來來猶也又重絕之張儀反秦反還使人

使齊齊秦之交陰合陰私也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

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

使勇士往詈齊王詈罵也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

者曰從某至某廣從錢劉作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

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

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

乎王初使頃口今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

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名大也都邑與是我

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言失邑於秦而大得報償於

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王今已絕齊而責欺

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固曾固必大傷傷病楚王

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韓王見齊秦

也楚兵大敗於杜陵杜陵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

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僅猶裁得不滅大者坐

過聽於張儀過誤也聽於張儀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

解於齊西講於秦楚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

秦人也軫先仕於秦寡人與子故也故舊寡人不佞不

能親國事也親猶知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棄去今齊楚

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便利子獨不可以

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以餘計為陳軫曰王

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遊仕楚王甚愛之病故使

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思思左右曰臣不知其

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吟歌今軫將為王吳吟王

不聞夫管曾管與之說乎管姓也有兩虎爭一作人

而鬪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也

人者甘餌也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

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

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也刺殺齊楚今戰戰必敗

敗錢劉一無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

害害危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

者存亡之機機要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寡少

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也悖誤也字聽無失本末者

難惑也惑亂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公孫衍魏人也仕於秦

也困李讎謂公孫衍曰李讎秦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

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起猶三人者皆張儀之讎

也讎仇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儀之無秦矣公謂公

此三人則諸侯知張儀無權寵於秦也義渠君之魏義渠西戎之國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

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過見也謁告也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

能復得能復得相作相數本見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

事於秦事無征伐之則秦且燒燬獲君之國燒燬猶滅

之國也將致重幣求援義渠君曰謹聞令聞猶受也

居無幾何五國伐秦五國齊宋陳軫謂秦王曰義渠

君者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秦王

也撫安秦王

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
群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

敗秦人於李帛之下謂猶言也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盧人也字越人

也扁鵲請除除治也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

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

鵲怒而投其石劉本石下有曰字君與

知之者一本無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

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三國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三川

川周室洛邑王城也今河南縣也而寡人死不朽乎乎一作矣甘茂對曰

請之魏約伐韓王今向壽輔行輔副也甘茂至魏謂向

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聽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

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

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

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

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

上庸上庸楚邑今漢中東縣也天下不以為多張儀錢劉本作不

而賢先王先王謂也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中山今

奴中也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語言也拔上一薛薛

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

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甘茂本齊人樗里疾

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

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

名族者費邑名也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

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也有頃焉人又

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

曾參殺人一本無已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踰牆逃也

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疑猶惑也則慈

母不能信也信猶保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

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適音翅臣恐王

為一本為上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

盟聽受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

拔也擣里疾公孫衍二人在在序續新爭之王王將聽

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

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宜陽之役役事也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

弊弊極也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與楚漢中

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柰秦何矣韓失楚援故王曰

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宜陽韓楚王以其

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固謂楚

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卒士也秦之右將

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

秦者我以宜陽餌王餌猶喜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

擣里疾挫我於內挫猶毀也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公中

也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

之郭為墓墓葬也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益助也明日鼓

之宜陽拔拔得也

宜陽未得得一本本作拔秦死傷者眾甘茂欲

息兵息休也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擣里疾公

孫衍惡甘茂將也而外與韓侈為怨韓侈

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

拔則公之功多矣戰功曰多也是擣里疾公孫衍無事也

秦眾盡怨之深矣無事擣里疾公孫衍無以復攻毀

疾公孫衍之造謀伐宜陽怨深之重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秦武王也甘茂曰楚

雖合韓不為韓氏先戰言楚不能為韓氏先戰也韓亦恐戰而

楚有變其後恐楚作變難韓楚必相御也御猶相瞰也

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楚與韓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健者強也與寡人爭辭

寡人數窮焉為之柰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患憂也其

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聽從也其需弱者來使

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

制之制御也

甘茂亡秦且之齊

且將也

出關遇蘇子

子遇見也蘇代也

曰君

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

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

去猶遣之也遣無燭者

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

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

處女妾自以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

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

甘茂言我不肖為秦所棄

也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

公於齊

重尊也言將使齊尊重公

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

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穀塞谿谷

續後語槐谷注槐里之谷今京

北始平之地言周秦之地

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

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

強約結也韓魏還以

圖秦能傾之故曰非秦之利也

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不如重其

贄

劉作重贄

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

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

錢一作相

印迎

齊甘茂辭不往蘇秦

秦一作代

偽謂王曰

齊一作偽謂

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

劉作以相迎之齊茂

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

留必不德王也

德恩

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眾

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處居也續後語而

厚處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

謂之曰寡人且相子

子公孫衍也

甘茂之吏道而

劉無道而二字

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

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

首犀首公孫衍也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告語王怒

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言甘茂知之且不欲使公孫衍得相而分而字無其寵也故

言犀首告臣欲王逐之也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為楚和於秦

屈蓋楚臣也楚仕於秦使秦相之也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

怵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不悅而合於

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傷害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

和必悅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陘山之事陘山蓋趙并陘塞也事役也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

章以陽武合於趙陽武齊邑也和合也而以順子為質順子齊公子質

保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納

順子欲以解伐解趙使不與秦俱伐齊敢告下吏下吏秦吏秦王使

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

信恃大國不義不續若一作弗錢劉一作不以為義以告

弊邑大國趙也弗義不以為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

祭祀今又劉錢又作有續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

地武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

為齊獻書穰侯蘇代蘇秦弟曰臣聞往來之者言錢

一作往來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

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

深讎也也深重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

行今破齊以肥趙趙史記有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

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制晉楚之勝

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

錢劉弩下有射字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

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

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

兵而為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破齊

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齊秦為晉楚所帥故

謂之愚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

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哉劉作矣秦將取夫取三晉

之腸胃腸胃喻腹心也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

必之曾集之上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

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宣太后惠王之昭襄王母故曰太后也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

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

子說太后殉殺人以葬庸芮秦臣也續十日以死

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

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

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怒太后救過不

贍何暇乃乃曾錢劉作及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止不魏

醜夫為
殉者也

戰國策卷第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夫', '也', '曰', '秦', '魏', '晉', '禮', '重', '窮', '矣']

戰國策卷第五

秦三

高誘注

薛公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齊子晉弊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操晉以為重也一本君字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

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令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耻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

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僭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爲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無一作母他慮也

魏

曾錢本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

辛張陽毋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

已上

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

之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儀一本無之

言為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
薛公之為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
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儀一本無與澤之所不能
得於薛公者也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
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續云

到恐作封字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
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時也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秦三世積節於
韓魏而齊之德新加與與一作焉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

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苞九夷又方千里
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縣宋衛宋衛乃當
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
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
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羣秦王欲為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
秦太后為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
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
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
君失韓魏之道也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功

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為也語曰人主後語作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

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為

其凋榮凋榮劉一作凋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

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

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

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史記

闔於王心耶已已錢作云一作以其言臣者將賤

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

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一無說字

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

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

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
范睢辭讓是日見范睢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
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
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睢曰唯唯若是
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睢謝曰非敢
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
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曾
已而立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
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
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
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

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
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
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
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
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耻
五帝之聖錢聖而有焉字而死三王之仁錢仁而有焉字而死五伯
之賢錢賢而有焉字而死烏獲之力錢力而有焉字而死奔育之勇
焉而死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
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
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水史記作無以餌其
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廬為霸使臣

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
 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
 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一本無漆
 身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耻乎臣
 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蹙也
 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
 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
 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
 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
 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
 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恩後語作

授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
 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
 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
 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
 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
 奮擊百萬劉萬下有馳字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
 譬若馳馳一本無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
 反閉續李善引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
 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
 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
 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劉一作欲少出師曾錢

一作臣計王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

不可親錢作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

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層寸之地無得者

者一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

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

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齊盜

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

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

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則天下莫能

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

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彊則楚附楚彊則

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

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

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

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

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

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

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收韓劉下更有韓字不聽為之柰何

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畢之路不通北斬太行

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

為三魏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

曰善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內一字無有田單單後語一

文作不聞其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
 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
 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
 擊斷無諱曾下有高陵進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
 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
 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
 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
 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
 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
 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
 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縣之廟

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滅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

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曾下有華佐之卒無秦王

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

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

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一無涇陽陽曾下有華

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

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

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

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

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

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
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
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曾錢劉一百人誠輿瓢瓢必
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
不稱瓢爲器則已已稱瓢爲器國必裂矣臣聞之也
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
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
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
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
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爲政也其威內扶其
輔外布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

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
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
太后之家竟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
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今何得從王
出權何得毋分是我劉本無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
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得一能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
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
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聞故十攻而弗
能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
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

削地而無錢劉本而以字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

所求於韓者言可得也
應侯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

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十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子也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十金隨公唐睢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乎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無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錢劉下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

秦王王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
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困一本下有丘字劉於
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
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
則秦所得不一幾何劉改不一故不如因而割之因
以為武安功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一本下有
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
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
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
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

為子為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即為劉一無即梁
餘子同也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曰今
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
言不憂此其情一本下有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
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
天下莫不聞而况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秦為一本無
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
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
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
南虜也錢一無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

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母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其夕某懦曾云恐作孺劉作孺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母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楚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

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遇惑或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

劉無鬲字於涂聞應

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一本下代有欲字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

吁何君

劉君何一作

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

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應
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
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
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
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
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母絕與天下終豈非
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
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矣應
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
事孝公極身母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

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印卒為秦禽將

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

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固固曾一作顧致譽

必有伯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離困辱

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

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

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劉一作身雖何

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

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

錢忠下不能存殷子胥知錢本有不能存吳申生孝

而晉惑惑一作感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

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

曾本有憐而字

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

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

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

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

一本有聖

字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

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

一本有與字

大夫種不若也蔡

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公

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

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

曾本作令主

正亂批

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章萬

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

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

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

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適

於天下輕諸侯凌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

啓曾作教

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

及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

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

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遂以車裂楚地持

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

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阬馬服誅
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
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
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罷
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
南攻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
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荆錢劉一作
作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士上下之力以禽勁吳
成霸功勾踐終楛而殺之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禍
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
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分

一本無分字

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
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
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
道千里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
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
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
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
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
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
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
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

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
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
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
君一本有居字秦十餘年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
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戰國策卷第五

戰國策卷第六

秦四

高誘注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

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魏齊韓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

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

田豈難得哉去舍也舍楚而往攻秦藍田秦邑也攻秦則况

於楚之故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殺已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

楚之應之也必勸應和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為知

之必不救也知楚與三國謀故必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

一本以下有告字急急走去也告秦愈不敢出秦益疑故則是我離秦

而攻楚也兵必有功離絕也使秦疑楚而不救也三國薛公

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音果於是三國并力攻楚

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臣臣曾有功三國伐楚大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婦人大韓春謂秦王曰何不取為妻以

齊秦劫魏秦王昭王也勸使取魏所出齊則上黨秦之有也

攻魏則并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

也負芻即魏公子其母即魏所出齊女也欲令已咍欲以齊

秦劫魏而困薛公咍魏之臣也劫脇也薛佐欲定其弟臣請

為王因咍與佐也佐負芻兄也故欲定其弟臣韓春自謂魏

懼而復之復之齊女負芻必以魏歿世事秦身齊女入魏而怨薛

公入還也齊女還終以齊奉事王矣王秦王也韓春設此言

秦王不嫌韓春計故其事無効

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魏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

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深猶盛也割分講成也

與之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

之任也曾云大利不入三國大費失土王何不召公

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

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

曰惜矣惜地也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且將也

三城河東此講之悔也悔恨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

陽必危咸陽秦都也今長安都王又曰惜矣吾愛三

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

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卒使公子

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秦昭王謂左右曰今

日韓魏孰與始強始初也言韓魏初強也對曰弗如也不言

如始時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如耳韓臣魏孰與孟嘗

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

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

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

右皆曰甚然誠也謂中期推琴續史記中旗憑琴注引

旗伏琴韓子作推對曰三之料天下過矣中期秦臣

瑟說苑作伏琴過謬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六卿分晉智氏范中

也周之衰借號皆曰諸侯謂六晉也滅破范中行范中

曾劉皆作六晉者无咎滅趙氏魏氏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

於晉最薄而苛峭故智伯智伯瑶先破滅也

智伯殺范中行氏志意驕盈求地於諸侯趙襄子不

與地故帥韓魏二君伐趙氏圍晉陽晉陽趙襄子邑

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沈沒也廣智伯

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說苑韓子驂乘三載

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滅土乃今知之

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安邑魏桓子邑

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

車上曾劉本去魏桓子肘韓康子而智氏分矣韓魏

肘腫之謀破智伯於車上智氏貪身死國亡為

天下笑智伯身死為襄子所殺也身死今秦之強不

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賢於趙襄

易輕也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

魏許賂秦以上

洛絕秦便

魏戰勝楚敗於南陽

南陽陘山所在也

秦責賂於

魏魏不與

賂上洛也

不營

曾營或作管

淺謂秦王曰王何

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倍寡人也

王何不與寡人遇

遇合也

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

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

謂失上洛

是王以魏地德寡人

秦之楚者多資矣

之至也資財幣也

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

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

危

秦王曰善

昭王也

以是告

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

魏惠王效

也致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

楚怒秦合周寂為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

遇之合也

是以鯉與之遇也弊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

不罪景鯉而德周秦

秦使周最解說楚王與魏遇之意故不罪景鯉而弟德周與秦也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使景

一本無使

景二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

市求也

楚王聽則不

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不與不如景鯉

留

留曾劉一作作者

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

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

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

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

於孤國也

言留臣則秦與楚不復尊重秦也

楚知

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社稷必危不

如出臣秦王乃出之

出遣景也景還楚也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

秦王始皇趙正也即位二

十六年乃稱帝故曰秦王

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

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

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實

一本有字下更有有字

其實而無

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

商人是也無把鉞推耨之勢

鉞共苗器也音括

姚調二音古田器

續

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

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

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

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

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

東而掩於母

秦王名正也以母媯通於嫪毐閉之於雍門官故頓弱曰不能掩威於六國而

掩威於母也

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建國可

兼與兼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背腹王資

臣萬金

資給

而遊聽之韓魏

遊行

入其社稷之臣於秦

納

也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

從於秦圖取

秦王曰

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給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

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即楚王秦帝即以

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

私愛

秦王

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

而殺李牧李牧趙將齊王入朝朝於秦也四國必從四國趙韓魏燕頓

子之說也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

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

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

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

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駑犬受其弊不如

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續此段首有關文史記新

今此以後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秦王名正莊王楚

殺故也致至而危累甚是也至極也今大國之地半天

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未嘗有地

也先帝文王莊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文王莊始

王始皇父故曰三世今之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三使

盛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燕入朝是王不用甲

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

攻魏杜大梁之門大梁魏惠王所都也今陳舉河內

拔燕酸棗虛桃人舉猶得也拔取也燕南燕酸棗今

也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猶解於

本字作不與秦校戰故王申息眾二年然後復之申洛

眾二年而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黃濟陽嬰

城而魏氏服矣當戰國時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

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殺

也天集下五合六國王之威亦憚矣憚難也六國諸侯

也誠字一本使無復後患肥猶厚也地猶道厚宣仁義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減而肥仁義之誠

也畜之王若負人徒之眾材材一本無兵甲之強壹毀魏

氏之威毀負恃也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謂諸侯也主臣

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詩大雅之首章靡無也一也

誠信少能狐濡其尾故難在後也故曰終之難也

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

也一本無也與韓魏之陰謀卒殺於鑿臺之上葬之

於榆次謂其後也無於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

隧之敗也前而禍隨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

名於晉而越奄殺之於干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

一設字沒字本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設沒字本

利而問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從合也

故曰易患於後也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

禽於三江之浦還自黃尾所殺也即干禽字一本智氏

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日謂明韓

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晉陽下臺名鑿地作

土為臺而止其今王妬一作妬字楚之不毀也而忘

毀楚之強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

共七

不涉詩詭從此觀之楚國援也助鄰國敵也敵詩云他

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章兔遇犬獲之詩巧言之四

害之躍字無以付度之躍躍跳走也兔獲之喻狡兔騰躍

傷人則治女遇明君也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

信越也而越不可信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

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

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累猶矣韓魏父子兄弟

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作累本國殘社稷壞宗廟

隳剝腹折顛首身分離折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

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

姓不聊生聊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

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

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

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反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

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一本攻字陽

右壤隨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

皆楚邑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與無異是王有毀楚

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應一本應

字悉起應王四國趙韓秦楚之構而不離構魏氏將

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宋

戰國時屬楚故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

膏腴之地也廣平曰原野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

於劉本無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

校於秦矣校猶亢也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

無後患以泗水為南界負背也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

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治事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

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劉本餘字下有矣字然強大足以

禁秦使不得稱為帝有餘力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

強強盛也一舉眾而注地於楚事戰事也令韓魏歸

帝重於齊反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

合而為一臨劉本作臨韓韓必授首王襟劉本作襟施曾

襟作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秦為

察諸侯動喻也若是王以十成鄭梁氏寒心梁氏魏也許隲

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於魏也如此而魏亦關

內候矣魏為秦察諸侯動靜也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

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壤地是王之地一

任兩海一注東海要絕天下也要取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也然

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急也

待從急攻而服或為六國說秦王王正也已曰土廣不足以為安

人眾不足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眾者強則桀紂之

後將存言王者以仁義為安強雖土廣人眾而昔者

趙氏亦嘗曾亦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

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衛無東

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衛無東

野芻牧薪采莫敢闕東門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為邑

不敢出於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

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

邯鄲者莫不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會

乘夏車稱夏王朝為天子天下皆從皆從其化齊太公聞

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太公田和也始伐齊威王之

祖父也兩分魏之壤地國家大危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為陳侯

臣陳侯齊侯也陳氏篡呂氏絕故曰陳侯也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

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而敗之也申縛齊將也而大

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燕趙怒

魏王故出兵至枝桑格道將伐也格道不通平際一本無際字絕齊戰敗

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劔振委南聽罪聽罪於西

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舍釋於是夫

積薄而為曾劉本無為字厚聚少而為曾劉本無為字多以同言郢

威王於側紂之間紂當為牖聲之誤也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襄

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

之也

戰國策卷第六

戰國策卷第六

海國樂卷第六

之也

焉倫以至於此造禮法漸萌天下始知姑天下樂於

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

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

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

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

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

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

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

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

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

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

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

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

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

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

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

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

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禮法漸興



